

祭司王妃

Priest Princess

钱宝宝

著

祭司王妃

Priest Princess

钱宝宝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祭司王妃/钱宝宝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104 - 0692 - 8

I. 祭… II. 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9291 号

祭司王妃

作者 / 钱宝宝

责任编辑 / 吕晖 王莹

策划编辑 / 周钰

封面设计 / 灵犀点点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 / 650 × 950 1/16

印张 / 14

字数 / 153 千字

版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104 - 0692 - 8

定价 / 26.80 元

序章

Prologue

随着一阵美妙的下课铃响，原本安静的教学楼突然沸腾起来。同学们纷纷涌出教学大楼，吵闹的声音立刻掩盖了之前的宁静。

“听说了吗？X班的安妙竟然逻辑学满分，推理学满分，刑侦学满分，总之通通都是满分了！”女生甲满眼羡慕的神色。

“那当然，人家是侦探世家出来的嘛……不过，她平常还真是够拽，对同学爱答不理的。”旁边的女生乙则一副埋怨的表情。

“那样才叫 cool 啊……你知道吗？学校男生联合会私下里的全校风云女生评选，安妙名列第一哎。得不到的才是最美好的，只有安妙那样的人才能教会那些男生这个道理。”女生甲依旧星星眼状，陷入了自己对偶像的花痴状中。

“哈……”她们身后不远处，一个身穿男生校服的女生轻轻笑了一声。

她束着高高的马尾，走路时马尾会随着步伐的节奏摆动。那一身藏蓝色的西装衬托出了修长纤细的身材，而微微流露出笑容的面庞，宛如正在盛开的樱花，淡淡的粉红，明眸皓齿。

没错，她们在讨论的就是她，出身侦探世家的安妙。

安妙十分郁闷自己的家人借着必须体验学校生活之名让她来上学，天知道她早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学完了现在每天要学的课程，心理的过早成

熟，让她跟同龄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嘛。

还有这身男生校服——因为身高过高，所有的校服成衣店里竟然都没有合适的女生校服给她穿。她只好穿着男生的校服，留着高高的马尾，在学校里成为一道抢眼的风景。不过穿男生校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她完全不用顾及淑女形象，譬如现在：

前方通往食堂所在大厦的路上需要经过一条弯弯折折的曲桥，桥下不过是学校内引入的类似小溪的活水，中间还有几块大石头，对她来说，从桥旁跨越过去似乎更为便捷一些。

在一众女生惊叹的目光下，安妙和众多心急的男生一样，从岸边一跃，通过溪间的几块石头纵身跃到对岸。

就在落脚的时候，她看到面前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脚下一滑，幸亏被那人扶住了，才免于她在大殿广众之下出糗。

“大哥？”安妙其实一直也很奇怪自己在家中众多堂兄弟姐妹里怎么能跟这么不苟言笑的大哥关系最好，但是事实总是不容人质疑的，“你怎么来了？”

安诺的面部表情依旧是一贯的严肃：“下午去看画展吧。”言简意赅，面部表情僵硬，陈述的却是一件让她不好好上学翘课的“坏事”。

“大哥，您能不能不把翘课这回事说得这么理所当然，我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的。”

“不能。”安诺转身往学校门口走去，“我的直觉告诉我，下午有大事要发生。”

“什么？大事？据说这次画展上展出的是世界级的名画哎，难道……”安妙会意，连忙追上安诺，“大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这下又有得玩儿了。”

安妙站在画展的走廊里百无聊赖，大哥被他的朋友拉走了。偶尔有过来

过去的人们跟她打着招呼，等到了跟前才发现原来她是个女生。无趣啊，无聊啊，安妙郁闷地想着，大哥的直觉出问题了吧？明明等了这么久都没有人来对名画不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竟然还没有一点点消息。安妙彻底放弃了对安诺直觉的相信，转身去自助餐那里端饮料去了。

就在安妙倒好果茶的时候，整个展览馆里响起了尖锐的电铃声。周围的人们一片惊慌，随即便听到广播响起：“女士们，先生们，请勿惊慌。很不幸地告诉大家，因为刚刚发生了盗窃事件，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对窃贼进行排查。请大家见谅！”

安妙几乎要吹一声口哨了。她慢慢向离展厅比较近的地方挪去。

事发地点的周围已经拉起了黄白相间的警戒线，匆忙赶来的警察们到处取证。一个白头发的馆长老头正在跟一位刑警叙述事件的经过。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帮着警员们维持现场观众的秩序。现场显得有一些慌乱，但幸好各项预案措施比较完备。

人群中，安妙看到安诺正一个人在墙角低头沉思。

“哥，哥——”她小声叫他。

安诺仍旧是一脸严肃，过来跟警戒线旁的人低声交代了一两句，就带着安妙往里走去。他低着头不说话，安妙心里更是心鼓不断敲打。

“哥——”她拽拽他的袖子。

安诺转头道：“丢的是那幅乔尔乔内的《沉睡的维纳斯》。”

安妙脑中迅速转出分析——刚才她在展厅的回廊里，还一直可以通过余光看到那幅画。因为十分珍贵，那幅画的安保措施也相应的十分完备。

“是刚才铃声响后不见的，还是铃声响之前就已经不见了？”安妙问。

“不知道，确切地讲，监视器在一早前就被破坏了，那里一直只显示固定的画面。”

“哦？”安妙脑中立刻分析出许多种不同的猜测，随即又问，“刚才铃声响

后,发生了什么?”

“慌乱。”安诺皱着眉头说,“很意外地所有人都显得很慌乱,似乎是没有做过意外预案的样子。”两人说话间,已经走到了丢失的那幅画跟前。巨大的画框内,原作不翼而飞,只余下空落落的画框。

画框?安妙总觉得这画框似乎有些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她和安诺同时转头查看四周,然后两个人的目光都定格在墙上被蹭上的轻轻的一抹土黄色上。他们俩相视一笑,心内已经了然。

馆长和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被刑侦处的警察们找来问话。在警察们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后,安妙突然出现在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身后:“能问您一下,画面在两个小时内都没有动过一下,周围也没有人来人往,难道您没有觉得奇怪吗?”

“这……”监控室的人转头看到安妙,乍一看是一个身材纤瘦的男生,然后注意到她的面孔和长发,那闪烁的大眼睛和略微有些红晕的面庞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她年龄并不大。居然是一个仍旧穿着校服的小姑娘,于是那人立刻怒颜道:“你是谁?我凭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还有,你是怎么进来的?”

安妙眼睛一翻,看着安诺等他解释。谁知道安诺也只是将眼神递至刑侦处的组长那里。那位组长连忙解释说:“这两位是我们专门聘请的解决这次盗窃案的顾问。”

“什么?”馆长很奇怪,“他们是……”

“安氏家族的继承人。”组长简而言之。

馆长已经明白,微微点了下头。他那因为焦急而有些扭曲的面部渐渐舒缓了下来,白发下苍老的面庞也变得不是那么没有光彩了。

监控室的那位工作人员驳斥道:“你们刑侦组也是案发后迅速赶到的,这个的小姑娘在案发前就已经出现在展厅了,怎么可能是你们专门请来的顾问?”

刑侦组长大概刚要解释只是刚巧碰上这类案件,他们兄妹俩又比较在

行云云，却不料安妙突然厉声问道：“监视镜头已经坏了，两个多小时内都没有动过一下，请问您是怎么发现我在案发前就已经来了的？”

“这……”工作人员突然说不出话来。

“您是因为在偷画的时候仔细观察了周围站着的人，确定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里之后才来的吧？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离这画不远不近的距离站着，所以你难以下手。我大概来了两个多小时，一直站在外面的走廊，似乎妨碍到你了。这也大概就是画面已经被破坏了两个多小时，罪犯才动手的原因吧？”

“你……你血口喷人！”

“那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画面两个小时没有动你却没有任何发现，并且你知道我是案发前就已经进场了的吧。”

刑侦组组长嘴角露出笑意，他就知道有这对兄妹活宝在，他们基本就可以省去脑力劳动了。他暗示周围的其他几位同伴将那个工作人员铐了起来，顺便问：“你将画藏在什么地方了？”

“林组，他还没有将画带走。”一直没有出声的安诺突然道。

“哦？”组长很奇怪，“那画在哪里？”

安妙玩儿心大盛，眼睛一眨一眨地问：“林大哥，你想看那幅画藏在哪里了吗？”

组长木讷地点了点头，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借根烟抽抽……”安妙突然顾左右而言他，话音未落，已经迅速地从组长身上搜出香烟和打火机，动作之快让一旁的警员瞠目结舌。

安诺皱了皱眉头：“未成年不能吸烟，小女生不能吸烟。”

安妙嘿嘿一笑：“安啦，又不是真吸进去。”说着就看到她用打火机点燃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踮上一个椅子，冲着房顶的烟雾感应器吐了出去。刹那间，火警警报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是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屋内的自动灭火系统已经启动。无数道水柱从天花板喷到四周墙壁，还有地上——

当然，也喷到了那幅被偷走了名画的画框上。

奇迹正在慢慢出现：所有人都是一身落汤鸡的模样，却看着那个画框内的木头颜色缓缓剥落，被冲掉，然后那幅世界名画《沉睡的维纳斯》渐渐出现。

安诺一边抽出手绢擦着脸，一边将跌在椅子上的安妙抱下来：“多危险，如果那幅画没有做过防水处理，咱们家赔得起吗？”

安妙嘿嘿一笑，指着那个被抓起来的工作人员说：“他往上面刷上假涂料都不怕，肯定是已经做好调研了嘛。更何况，这种世界级名画，哪个在出外展出的时候没有做过防水处理？”

展览馆的馆长早已张大了嘴震惊异常。他转头细问安妙：“这真是太神奇了。安火小姐，您怎么会知道他使用的这个涂料是水溶的？”

安妙故弄玄虚地笑了笑，并没有回答。反倒是安诺严肃地跟馆长解释了因为他们发现了墙上不小心蹭上的涂料痕迹。继而在确定嫌疑人是那位工作人员后，观察到他的袖口是湿的，说明他刚刚将手上不小心沾上的涂料去洗掉了。

众人释然，纷纷赞叹安氏兄妹不愧是侦探世家出身，这么难的问题这么轻易就解决了。

倒是安妙，突然跑到被抓的工作人员身边低声说道：“作为交换，告诉我涂料的配方，我有办法让你减刑许多年。”

那人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她，安妙嘴角浮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觉得这个发明很高级，想要自己回去研究一下。”

工作人员低声道：“我口袋里还有剩余原材料，你自己看吧。”

安妙迅速搜身，不着痕迹地将东西纳入自己的口袋，这才对林组长说：“林大哥，可是这样戳穿了他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您呢。”

“什么？”所有人都很诧异。

“因为画仍留在原地没有被带走，所以他只能算盗窃未遂，并且愿意损

坏公共财产。可是，盗窃，似乎就算不上了……”安妙满脸“略表遗憾”地说。

所有人都一呆，只有安诺一副了然的神情，却又不拆穿。

正在这时，馆长突然失声叫了起来。众人随着他的手指指向，惊奇地发现，那幅世界名画的画面，竟然慢慢地随着水流过而发生了变化。

画面中不着寸缕的美神维纳斯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黑发姑娘，她穿着低胸的白色纱裙，左手持盾牌，右手握一柄长剑，仿佛战争女神一般。渐渐地，她的面部也清晰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张大了惊恐的眼睛。

画中女子束着高高的马尾，白皙的皮肤上一双仿佛闪烁着异样光彩的眼睛，脸颊上淡淡的粉红，面若桃花，刚好衬出脸颊两侧血红的水滴状耳坠。那女子的容貌，与安妙，一模一样。

安妙觉得身体内有一部分不知名的存在体正在慢慢被抽空，意识也越来越不清晰，灵魂似乎可以自己活动，它仿佛正在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召唤着。

眼前一片漆黑，前方的黑洞中，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跟她说：“归来，找寻；归来，找寻……”



当东方的天阶上的守望者，
让我安静地坐在他的身边，
当众神一一报出自己的身份，
让我也记起我昔日的名字！

——《亡灵书》

身体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意识也渐渐疲惫。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被自己所掌握。那些零星的记忆似乎漂浮在大海中，被不断地洗涤；而身体就仿佛飘在无垠的太空，渐渐地找不到了知觉。

黑暗中，那个声音越来越强烈：“归来吧，请归来吧……归来吧，我的女神。”

是谁，是谁在打扰她睡觉？

安妙突然觉得厌烦，想要伸出手拂去那个声音。手却落空了，随即感觉到手腕陷入了一团火热中，而那个声音变成了那些声音，仿佛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对着她喊：“归来吧，请归来……”

到底是谁？

安妙直挺挺地坐了起来，眼前灰白色的景象模模糊糊。她的眼睛慢慢地对好了焦距，出现在视线里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一群身着白色衣袍的人围绕着她，那般殷切的眼神，让她的心不由得一

抖。

检视此刻的自己，正坐在一个富有异国风情的宫殿里，身上却仍是昏倒前穿着的校服。

这儿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上前跟她说了些什么，安妙只看到他的嘴形一动一动，而他所说的语言，仿佛是一个个不连贯的生疏词汇灌入了她的大脑，她竟一无所知。

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安妙摇着脑袋，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她竟然有些迷惘了。

那个人见她如此，转头对众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就听到在场的所有人七嘴八舌地争论了起来。最终，他们似乎统一了一个意见，于是，一个人被带到了安妙的面前。

啊！是安诺！

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还能看到他，安妙觉得自己已经有些感激涕零了。

“哥……”她扑上前去，抱住了安诺，“咱们这是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一会儿我再跟你解释。”安诺拍了拍安妙的头，然后转头用那种奇怪的语言开始跟在场的众人交谈。

风吹起了黄沙，遮住面庞的红色薄纱也飘荡在风沙里。太阳在沙漠的前方慢慢升起，血一样的红色染满了天边的云彩。似乎可以听到远远的地方传来河流的声音，又似乎还有河流声伴随着的老者的吟唱。

生性乐观的安妙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和她亲爱的哥哥安诺因为某种特殊的力量来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他们俩降落的时候，正赶上那里的人们进行一场盛大的祭祀，所以当地的人们把他们当做了天神的

代表,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和帮助。

“哥,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古埃及语?”从到了这个地方开始,安妙就觉得奇怪。

安诺故作思索了一阵,答道:“嗯,什么都略懂一些,生活会多彩一些。”

“这么白烂的台词你也学?”不过安妙承认,他被安诺的冷笑话治愈了,“对了,你告诉了那些埃及人什么呢?”

“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是姆特神派来在今后对付赫梯的战争中使他们百战百胜的使者。使者在完成了通知他们的使命后,就要前往赫梯去预言他们的战败了。”

“原来如此。”安妙点点头,穿越到未知时空的阴霾心情在听到了安诺的话后突然变得开朗,在这个她毫不了解的地方,还有安诺这样一个活攻略的存在,老天好歹也是对她不薄啊……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金字塔探险?或者古埃及之旅?”安妙摩拳擦掌,突然间掉入了这样一个古代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倒是可以当做一场非常神奇的旅行。安氏家族血液里天生流淌着的探险细胞,让她激动得仿佛每个毛孔都已经准备好去迎接属于文明古国的历险。

“无论你想干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你的语言吧?”安诺冷冷道。

“这个……”安妙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连略懂似乎都达不到啊……

安诺却仿佛不在意,接着淡淡道:“我觉得我们的历险可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哪里?”

“赫梯。”

“那个你说跟埃及打仗屡战屡败的地方?”

“嗯……难道你没有觉得到了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关于埃及的记载吗?可是对于赫梯,记载就非常少了。作为一个曾经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却没有留下太多的故事,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吗?”安诺的嘴角露出一丝玩

味的笑容，明明对即将开始的生活充满了兴致，却仍要板着脸对安妙说，“加紧学习。”

半年的时间，仿佛撒哈拉的流沙，转瞬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而安妙和安诺也沿着地中海沿岸，来到了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的赫梯王国，目前正在前往赫梯王国的政治中心哈图斯。安妙的语言已经学得差不多，加上两人一路上找人询问，虚心请教，似乎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与人交流已经不成问题。

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滚烫的沙面上，骑在马上安妙昏昏欲睡。

“哥，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这太阳太毒了……”安妙觉得自己已经快要虚脱了，太阳蒸发着体内的水分，干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她。摸了摸身上带着的羊皮水壶，她还是忍住了。沙漠太大，永远都不知道前方会遇到什么。在这里，每一滴水都比黄金更贵，她不能浪费。

突然间，他们兄妹二人在漫天的蓝黄交接处，看到了一大片期盼已久的绿色。没错，是绿色，是绿洲。蔚蓝的天空下，有清泉流动，有树木相连，连他们座下的马都已经忍耐不住，驮着他们往那片绿洲狂奔而去。

不消一刻，他们就拉着缰绳停住了。

那只是他们眼中的一片绿洲而已，永远不可能到达。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没有想到这样真实。他们自小就懂得这个原理，可是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会被骗。

一路向北，他们可以穿过沙漠，通往哈图斯附近的城邦。告诉他们路的人还指了另外一条绕过沙漠的远路，但是鉴于他们不知道这次时空旅行自己还可以坚持多久，所以还是走了比较近却比较危险的路。

“能活着走出那片幻象沙漠的人少之又少，许多人进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那位指路的老者如是说。

可是他们俩仗着自己是21世纪的人才，区区沙漠并没有放在眼里，并

且坚信只要沿着一个方向一直走一直走，自然会走出这片沙漠。此刻才知道，所谓幻象沙漠，里面的海市蜃楼何其多，一不小心人就会被迷惑其间。

傍晚空旷的沙漠里，安诺和安妙兄妹二人却意外地看到了炊烟。直觉告诉安妙，这次绝对不是幻景，因为她闻到了饭香的味道。

前方的两人也注意到了他们，看了过来。

夕阳的余晖还没有在天边散尽，火红的云彩镶着金边漂浮在远处。骑马而来的两人面庞并看不清楚，只仿佛整个人都被夕阳罩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待到他们走得近了，才看清楚来人的模样。

萨鲁发誓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人种。

穿着白色衣衫的男子头发很短，黑得几乎发蓝，眸子也是黑色，脸上虽然棱角分明，却明显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柔和。

下一刻萨鲁的目光就几乎再也挪不开了。男子边上的女子，穿着一袭红纱，显得异常妖艳。偏偏一双精灵一般的大眼睛透着对周围所有事物的好奇，以及无害。皮肤虽然不像他平日司空见惯的赫梯女人一般白皙，却仿佛涂了层蜜汁，让人有想要亲吻的冲动。褐色的头发直垂至腰间，光滑柔顺。

“你好，你们也是要穿过沙漠的旅人吗？”女子先跳下马跑到他们的前面打招呼。

萨鲁的目光还溺在她的身上，并没有立刻答话。他身边的随从卡尼也惴惴不敢言。

男子走过来，友好地行了一个赫梯的招呼礼，然后才说：“你们好，请问你们也是想要穿越幻象沙漠的吗？”

萨鲁点点头，开口说道：“是，不过我们迷路了，所以打算等明早的太阳。太阳出来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方向了。”

安妙这才仔细地观察眼前的男子，心里不由得一颤。她从未见过男子长得如此英俊，就连身边的哥哥在他的比衬下也突然没有了以往的光彩。他浅

棕色的垂肩头发轻轻地绑成了一个辫子，发梢卷曲的弧度仿佛小刷子轻轻地搔弄着人的心底。刚毅且棱角分明的面庞，如同刀刻一般。那一对宝蓝色的眸子仿佛蓝宝石，深远而尖锐的目光，让她一下子便能联想到了荒漠里的雄鹰。

萨鲁与安妙两人的目光凝视在一起，骤然间，心脉剧烈地跳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却仿佛已经认识了几个世纪。仿佛她在梦里出现过，又仿佛是上一世就已经认识。仿佛有东西在等待着他的探究，又仿佛他从一出生起就在等待着今天。他整个心里都有一种终于见到她的感觉。

渐渐地，太阳落下了地平线，那些不知名的激动也渐渐平复。安诺也看出了两人间的不正常。他打岔道：“不知我们可否一起休息，明日一起赶路？我们兄妹二人打算去哈图斯城。”

萨鲁将目光从安妙的身上撤开：“哦，我们也是。”

“我是安诺，这是我的妹妹安妙，我们是打算去哈图斯游历的旅人。”安诺解释道。

萨鲁的表情却仿佛有些不自然，说：“哦，我们是沙漠中迷路的商人。我是萨鲁，这是我的侍从，卡尼。”

商人？安妙收回了花痴的目光，心内吐槽，怎么可能有商人不带着货物呢，骗人也不找个好点儿的理由，简直是在藐视他们安家两位先进侦探人才的智商嘛。

夜晚的天空中悬着一弯上弦月，安妙靠在安诺的身上悄声说道：“哥，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认识这个萨鲁，他的目光好熟悉。”

安诺无意识地答：“哦，这叫一见钟情吧。”

“怎么可能？我可是二十一世纪来的，不可能随便看上这里的人啦。”

“哦，那你就赶快睡觉吧……”

安妙抬头望了眼如同撒过墨的天幕，这样的星空，那弯月牙也都是很熟悉的样子。她心中暗自笑了笑，今月也曾照古人，大概就是觉得熟悉吧。不知不觉中，已经陷入了熟甜的梦乡。

梦里，威严的城堡里，有一个人站在顶端的露台上，睥睨着方圆数百里的领土。因为背对着她，安妙并看不到他的面庞，但是那浅棕色的头发和如同军人般笔挺的身材让她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这情景，仿佛在梦里出现过无数遍，只是醒来的时候忘记了。

而此刻她在梦境，才觉察这情景太熟悉。

安妙上前想要靠近那个男人，身后却仿佛有许多人在说：“不要靠近他，他不属于你，他只属于赫梯！”

安妙的心里狂喊着：转过来，让我知道你是谁。可是口中却不能发出声音。

终于，那个背影像是感知了她的存在，转过身来——

“喂，日上三竿，该赶路了。”安诺的声音从耳边传来，而眼前的那个背影被一片白光笼罩，完全看不清楚面容。

安妙慢慢睁开微眯着的双眼，太阳光晃得她不敢一下子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还是无边的沙漠，旁边的萨鲁和卡尼则是一脸的惆怅。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本他们是打算利用日出时候的太阳判断方向然后走出这沙漠的，但是没想到此刻周围至少有两处海市蜃楼，他们看到了三个太阳，而且此刻显然已经不是日出时刻。

听到他们的叙述，安妙呵呵笑了起来，她嘴角扬起一丝微笑，满脸是得意的神色：“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哼哼。”除了安诺一副已经了然的神态，其他两人均是很诧异的样子。

安妙将他们用来长途跋涉的拐杖插在沙地上，一道光影立刻形成。她随手摘了自己耳朵上的一只水滴状的红宝石耳坠放在拐杖影子的顶端，然后开始默默地计数。大约过了十分钟，影子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偏移，安妙拿另